

震川文集

冊二

百川文集

卷之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暉爲其下陳暘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諲陳暘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諲弟慮而專有其國會天子新卽位詔賜外夷使者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鳩殺黎慮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諲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爲世孫十五年天子以皇子生諭少傳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傳言言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

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蠹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干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爲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天子於是再下廷臣議決攻討之計

少傳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久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

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撈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平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卽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

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脷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

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憚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閭闔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其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按梭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悅之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著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

嚴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嚴尙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
二指尙有血沫噴湧件人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
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件人縣令亦知件人受賂然但薄
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嚴也不
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嚴嚴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
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嚴等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嚴家嚴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
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邱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邱曰
老法司謂何邱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
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
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嚴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
釋嚴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嚴等嚴等自謂得釋兩
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卽持金回也令忽縛嚴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
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

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鞠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邱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特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鞠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

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
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矚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
之窺闖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
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
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
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繫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
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
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
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
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尙未息而三四
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

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揜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

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斂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既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

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是毀之者是也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不得而舉與擠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未嘗舉也未嘗擠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楸實云君爲其鄉人必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誰擠之耶子路被惣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申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

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蒿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爲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略不以官爵爲意獨言及爲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爲贈

懼讒三首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

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己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